

作家出版社

大河颂

俞智先 廉越 著



俞智先
廉越
著

大河颂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河颂/俞智先, 廉越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63 - 4514 - 9

I. 大… II. ①俞…②廉…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495 号

大 河 颂

作者: 俞智先 廉 越

封面题字: 廉振华

责任编辑: 红 雪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版式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80 千

印张: 29.5

插页: 3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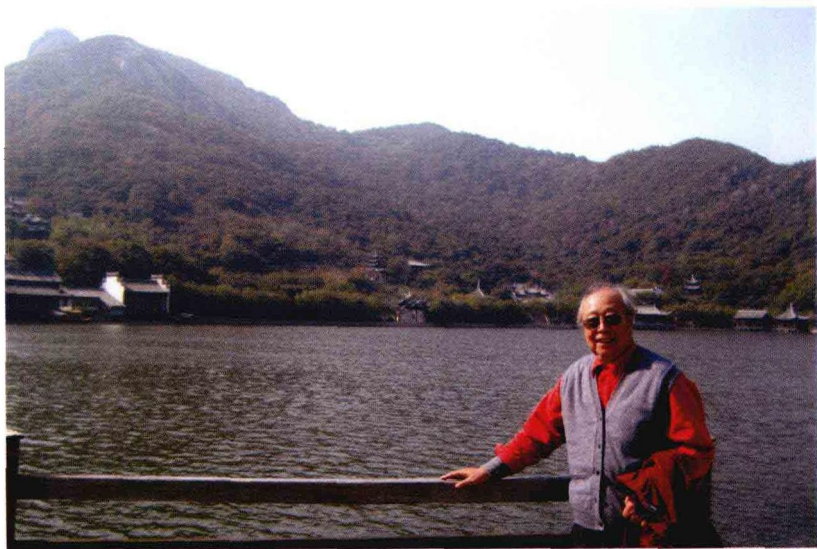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14 - 9

定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俞智先 男，满族，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一级编剧。

主要作品：大型满族舞剧《珍珠湖》（获辽宁省政府奖）；大型锡伯族舞剧《西迁之歌》（获沈阳市政府奖）。

话剧《天国之乱》《高山下的花环》（获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优秀剧本奖，文化部的话剧剧本一等奖）。

1984年开始涉足于电视剧创作，主要作品有：

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获第七届飞天奖连续剧一等奖，编剧单项奖）

《银行家》《腊月》《艰辛》《李济深北行》《康熙大帝》等在中央台播出。其中《艰辛》获东北金虎奖一等奖，《李济深北行》获飞天奖提名荣誉。

在《乡村女法官》电视剧中任总策划，该剧获飞天奖三等奖。在《父子情深》电视剧中任剧本统筹，该剧在中央台播出。担任中央电视台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商贾将军》、三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女子戏班》文学统筹。

另有《结果不是结局》《龙魂》《血钞》等电视剧在地方台播出。

三十集大型历史剧：《成吉思汗》。

四十集大型历史剧：《忽必烈》。

四十集大型历史剧：《大河颂》。

五十二集大型年代剧：《走西口》。

三十集大型历史剧：《王阳明》。



廉越 女，汉族，专业编剧。

主要作品：电影《扬起你的笑脸》，获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第九届中国电影童牛奖、全国第四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二等奖（剧本单项奖，一等奖空缺）。

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贵州省第二届文艺奖。

电视剧：《妮妮和芨芨草》获辽宁省政府、辽宁电视台剧本征集创作一等奖。

《花开的声音》获中国电视家协会、中华爱子影视协会、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举办的中国首届爱子影视剧本征集优秀剧本奖。

《电话里的妈妈》获中宣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十个一”工程奖、九九年度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哥哥的雕像》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另有：《与天比高》《身边》《青青燕山》等数部在北京电视台等地方台播出。并担任中央电视台三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女子戏班》的文学统筹。

话剧：《启明星》。

四十集大型历史剧：《大河颂》。

五十二集大型年代剧：《走西口》。

三十集大型历史剧：《王阳明》。

引子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对于年仅二十三岁的大清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来说，是关系到生死成败存亡绝续的一年。一场罕见的大雨酿成了五十年不遇的洪水，黄河数十处决口，淹没了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和山东五省大片土地。而地处西南边陲的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三个藩王的叛军其势正炽，占领了西南、东南、西北大部分地区。天灾兵祸，刚刚建立三十三年的大清王朝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

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年代。

一

紫禁城上空黑云密布，翻滚的黑云像一群群脱缰的野马，急速奔腾地吞噬着天空。飞檐处，一道闪电划破天空，随后便是一声炸雷，瓢泼大雨顿时倾泻下来，紫禁城的镏金鱼鳞瓦溅起了一片片水花。

整个皇城被淹没在一片雨雾之中。

已经是傍晚了，下了一整天的暴雨并没有停息的意思，反而愈来愈猛烈了，太和殿前的方砖石路被暴风骤雨袭击着，敲打着，发出叭叭的响声，扰得人心烦意乱；那一条条雨鞭强劲地抽打着三大殿屋顶，平时并无凶相的屋脊六兽此时竟然也面目狰狞。

暴风雨中隐约地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就

见一匹快马冲破雨雾，飞奔而来。守城的士兵刚要横枪，马上的士兵嘴里高喊着：“六百里加急！”一下子便冲过了城门。守城的士兵紧张地闪在两边，他们看着骑手的背影，一脸的困惑。还没等他们缓过神儿来，又见一匹快马飞奔而来，也喊了声：“六百里加急！”穿门而过。

守城士兵的脸一下子绷紧了，心也提到了嗓子眼，这样的大雨也没能挡住送信的兵士，两匹快马接踵而至，以他们的经验可知：不是战事便是灾事来了。

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顶着雨出了上书房，他的手紧紧地捂着怀中揣的一份折子，弓着身子钻进侍卫撑着的一把雨伞，脚步匆匆地朝乾清宫跑去。雨太大了，雨伞也不顶用，索额图头上戴的双眼花翎的红顶子很快就被雨水淋湿了，一双朝靴也被路上的积水没了半截。他拖泥带水地一路小跑，双脚溅起了很高的水花，此时他已顾不得大学士的风度了。

索额图一跨进殿门，就问乾清宫总管太监吴为：“皇上没休息吧？”

吴为向殿内看了一眼，低声说：“没呢，万岁爷正为这场大雨总也不停发愁呢！”

康熙背着身子站在乾清宫的窗前，他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房檐流下的雨帘，飞瀑一般的雨冲击着他的心，他想到了黄河。

索额图走进暖阁，打落马蹄袖，打千道：“奴才恭请皇上圣安！”

“是黄河的消息吗？”康熙转过身来，急问。

“不，不是，是吴三桂的消息。”索额图忙回答。

康熙这才轻嘘了一口气，“说吧。”

索额图上前一步，“噫！吴三桂的叛军以大队扼守湖南岳州，分两路出师北伐。一路由四川进取秦陇；一路由长沙进窥江西。”

2.

“知道了。”康熙并不惊讶。

索额图接着说：“还有……”

“是不是孙延龄也反了？”康熙说完朝御座走去。

索额图跟在后面，“皇上圣明。广西将军孙延龄杀了都统王永年、戴良臣，并将巡抚马雄囚禁起来了。”

康熙坐下端起茶来喝了一口，“知道了。”

这时武英殿大学士熊赐履递牌子求见。康熙说了声：“叫！”熊赐履躬身走了进来。他打落马蹄袖要行礼。“免了吧。熊赐履，你是来向朕回奏什么坏消息？”

“哦，也说不上是什么太坏的消息。西北的王辅臣果然反了。”熊赐履回答。

康熙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是啊，这也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

索额图乘机说：“皇上，现在东南、西南和西北已经有九个省在叛军手里了！这都是明珠轻言撤藩惹出的祸端！”说谁谁到，索额图刚说了两句，明珠便跑了进来，由于心急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几乎是跌进门来的。一向看不惯他的索额图立刻厉声斥责，“你在圣上面前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康熙没理索额图，“明珠，是不是黄河出了事？”

“不是，是蛰居台湾的郑经得知三藩作乱，趁机骚扰东南沿海，漳州、泉州、海澄、金门、厦门相继落入敌手。”明珠神色紧张。

康熙听后也不说话，起身就往外走。

太监吴为见康熙跑出乾清宫，急忙撑起桐油雨伞跟了上去。殿内三个上书房的大臣赶紧从乾清宫跟出来，撑起伞随了上去。

一行人冒雨来到了上书房，康熙一挥手：“坤舆图！”

“噫！”一个官员答应一声，把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上书房大臣和康熙围在地图旁边，索额图指着坤舆图说：“这是衡阳，吴三桂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这里。王辅臣一反，陕甘两省和四川也不在我们手里了。郑经的军队到了这里……皇上，东南、西南、正南、西北，这一大片土地全都被叛军掌控了！”

康熙咬了咬牙，“真可谓是四面楚歌了！”

索额图突然退后几步跪下，慷慨激昂地说，“皇上！现在可以说是大清入关以来形势最为危险、最为严峻的时刻了！当初，满朝文武全以为三藩权势太大，不可轻易言撤，三藩不撤，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就不会反；他们不反，孙延龄、王辅臣也就不会反，台湾的郑经也就不会趁火打劫反攻大陆。都是武英殿大学士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三人巧鼓舌簧、巧言令色、蒙骗皇上、蛊惑圣听，使皇上误下撤藩之旨，这才激起西南突变，丢失了半壁江山。这都是明珠等三人之过！”

明珠也扑通跪下，“皇上，奴才主张撤藩也是为了大清基业长治久安，事情演变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也是奴才始料不及的，绝非有意蒙蔽圣听！”

索额图毫不相让，立刻反击，“有意也罢，无意也罢，事情已经发

展到今天的地步，你难辞其咎！皇上，奴才以为，应该立即下旨，杀掉主张撤藩的诸臣，把人头送给吴三桂，或可平息动乱，挽救国家危亡。请皇上圣裁！”

“皇上，如果拿奴才的头颅可以消弭这场祸端，奴才甘愿领死！”明珠急了。

听到明珠的话，马上又有两个人跪下，主张撤藩，甘愿领罪。

康熙眉梢一扬，“谁说朕要降罪你们？现在看来，吴三桂似乎来势不小，可那是他反清复明的口号蒙蔽了许多人的视听。可他真的是要恢复前明朱姓王朝的社稷吗？那他为什么还把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榔从缅甸抓回来，用弓弦勒死在昆明，甚至连十二岁的南明太子也不放过？我还记得，朱由榔的嫡母王太后在听说她的儿子、孙子被吴三桂杀害之后，大哭道：‘吴三桂逆贼，你拿我朱家人的性命向清廷邀宠，也太卑劣了吧？我会在九泉之下睁大了眼睛看着你，看着你碎尸万段的那一天！’哈，他这次起兵，竟然还敢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其实他不过是自己想当皇帝！就吴三桂的为人和品行，想登九五之尊也太自不量力了吧？李自成攻陷北京，他投降李自成在先，又因红颜一怒引我清兵入关于后；大清封他为亲王，手握几十万重兵，也算对他不薄了！他现在又起兵反清！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一定会失道寡助的！”说到这儿，他对明珠吩咐，“你起来拟旨！”

明珠立刻起身备好了笔墨。

“着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出江西；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镇江南；命贝子洞鄂为定西将军与莫洛由陕入川；命康亲王杰书由浙入闽！下旨给广西定南王孔有德的旧部，有擒斩反贼孙延龄者，优加爵赏！”皇上说得斩钉截铁。

4. 康熙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把目光转向窗外。窗外大雨如注，丝毫没有停息的意思。康熙转过身说：“钦天监的副监南怀仁说，今年北方的雨水特别的大，黄河可不要在这个时候出事啊！”

“南怀仁是比利时人，蕞尔小国的一个传教士，其言不可轻信。”索额图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是吗？南怀仁可是我的几何学和天文学的师傅啊。”

明珠马上附和着说：“南怀仁推算日食和月食，分毫不爽，他还是有真才实学的，不能因为他是洋人就因人废言。所以对黄河还是应该早加防范。”

索额图白了明珠一眼，问他怎么早加防范。明珠提出首先是追加治河银子。

“平叛迫在眉睫，国库哪里还有银子？”索额图口气明显的不恭。

明珠一时没了话。

“有！加派治河捐。”看来黄河水患已经是康熙的一块心病了。

一听说加派治河捐，索额图说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现在吴三桂在江南数省作乱，民心已经不稳。再加派捐税，恐怕会激起民变。而明珠却说索相多虑了，去年江南和安徽两省粮食大熟，今年又无战火蔓延，多加些捐税是不会激起民变的。

二人争执不下，各说各的理由，在场的官员们也交头接耳，说法不一。

“就在安徽和江南两省加人头捐！”康熙下了断言。他又让明珠拟了一道旨：“着江南和安徽两省督抚大员亲自料理捐款事宜。再敦促河道总督王光裕和他的道员乃至幕僚们带着河兵、河工登上黄河大堤！日夜替朕守着！如果黄河决了口子，让他们提头来见！”

明珠写好圣旨，又建议皇上派一位大员亲赴大堤督促，又说这么大的雨，恐怕从北京派人前往是来不及了，是否让安徽巡抚靳辅就近督促河工。明珠的建议显然很受皇上赏识，康熙当即同意了，又让明珠拟定了奏折。

康熙心里轻松了许多，他走出上书房，在廊檐下站住了，他伸出一只手，接着从房檐上流下的飞瀑般的雨柱，脸上有了些许的笑意。

明珠也得意自己在皇上面前露了脸，腰板也挺直了许多，凭感觉，他知道康熙还在窗外没走，于是夸张地感慨道，“圣上真是英明睿智啊！”

索额图全然不知明珠用意，不屑地说，“皇上已经走远，你就不用演戏了。”

明珠手一摊，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我不明白索相的意思。”

“你心里明白得很！明珠，你真的以为治理黄河比打吴三桂还重要吗？黄河就是决口，淹的只是中原数个州府而已；吴三桂要是打过来，我们就得卷铺盖回盛京！我最最看不上的就是你揣摩圣意，曲意逢迎。这是奸臣、佞臣所为！”索额图很气愤。

“哎呀，索相，您错怪明珠了。我真的是觉得黄河不治，即使打退了吴三桂也会失去民心，我们照样在中原站不住脚。”明珠大喊冤枉。

“你就不要巧言令色了！告诉你明珠，我索额图从跟随皇上铲除权臣鳌拜的那一天起，就把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了。能为皇上办几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那是仰仗皇上的威德；如果办砸了事情，也情愿舍弃这颗项上人头以报君恩、以谢天下。我不会像你这样偷奸取巧，刁钻奸滑，你不是说皇上是英明睿智的吗？你记住了，我早早晚晚会让皇上把你送到菜市口去！”说完他走向自己的书案。

明珠摆出委曲求全的样子左右看看，嗫嚅地，“这，这……冤枉，冤枉，天大的冤枉！”

熊赐履干咳两声，坐到一边埋头看起折子。屋子里的人也都各回书案办起公事来。明珠意犹未尽，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大声说，“明珠对皇上的忠心苍天可鉴！”

谁都明白，明珠的这句话是给门外的皇上听的，都竖起耳朵听着门外的动静。廊下的康熙眯了一下眼睛，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门廊。太监吴为马上撑伞追了上去。

大雨倾盆，无数道水帘从房檐的瓦槽里席卷而下……

黄土高原被雨鞭抽打着，一股股看似细细的水流很快便汇成了一条条急速流淌的小河，撕裂着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

山洪暴发了。

那一条条黄色的洪水陡然汇聚成了一条大河，一泻千里地咆哮着，怒吼着。黄河大堤危在旦夕！

倾盆大雨中，河道总督王光裕正率一班人马在大堤上堵口子。眼前的河兵们一个个都变成了泥猴，分辨不出你我了，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做屏障，在决口的激流中手挽手地筑起了人墙。然而决口越来越大，情势万分危急。

年轻书生陈潢已经感到了情况的危急，此时，他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忧心忡忡地站在岸边，任雨水在身上肆虐。眼前大雨倾盆，黄河在闪电中奔腾咆哮，这个高高黑黑的年轻书生脸色泛青，他看着滔滔的黄水，神情越来越严峻，忽然他转身向堤下跑去——陈潢要去找河道总督王光裕大人。

大雨如注，又一批泥猴似的河兵往决口中跳。激流猛烈地扑打着手挽手的人墙。大堤上的河兵在拼命地填沙石麻袋。王光裕仰头向天：“老天爷，可怜可怜这一方百姓，别再下啦！”

陈潢跌跌撞撞跑上大堤，他边跑边喊：“哪位是河道总督王光裕王大人？”

一河兵拦住他：“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劳烦你替我通报一下，我有要事要面见河道总督王制台！”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一介书生。”

“一介书生？我们河道总督有多大你知道不？朝廷的一品大员！你一介书生想见就见？去去去！”河兵不客气地轰他。

“王制台，王大人！”陈潢不管，大声喊了起来。

王光裕听见了喊声，扭过头来大声问，“谁呀？谁要找本官？”

陈潢推开河兵，跑到王光裕面前，气喘吁吁地说：“王大人，您别忙着堵口子啦！”

“什么？！”王光裕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

“王大人，以多年失修的黄河堤，一定挡不住今年的洪峰，何况在您的任上，也有六处工程质量太差。在下考察过了，至少将有二十几处黄河大堤不保。现在唯一要紧的是，赶快下令疏散将被水淹没地区的百姓！”他掏出一张纸，“这是将要决口的坝段，我都明明白白写在上边了。”

“哎，哎哎！你是谁呀？”苏松太仓道道员白敬轩不耐烦地说。

“在下姓名无足轻重，还是请王大人赶快下令疏散百姓，不要再在堵决口上白费力气了。”陈潢说。

王光裕生气了，他觉得眼前的年轻书生太狂妄了。白道员也在一边帮腔，“哪里来的大胆狂徒？竟敢口出恶言攻击河道工程，惑乱军心！来人，把他拖下去砍了！”

王光裕手拦了一下，对陈潢说，“娃娃，我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你不要在这里添乱了。去吧去吧！”王光裕说完又投入到了堵塞决口的劳作中。

“王大人，你不听在下的进言，你会害人害己！你会后悔的！”陈潢大声喊着。白道员让几个河兵把他拖走，年轻书生挣扎着，悲怆的声音立刻被雷雨声吞没了。

拂晓时分，天边的云层中，有丝丝光芒钻了出来，沿河堤的灌木和杂草滴着水珠，黄河仍然在奔腾不息。

安徽巡抚靳辅骑马向大堤疾走，他的后面跟着骑在马上武师爷和四名护卫。在大堤上奋战了一夜的河道总督王光裕带着几个河道官员快步迎了上来：“靳中丞！”

“王制台辛苦了！”靳辅老远就打招呼。

“紫垣兄！我前日接到了皇上的旨意，已经恭候你多时了。”王光裕一脸的疲劳。

靳辅是奉皇上之命就近督促河务的。其实，他对治河是个门外汉，也就是随时把这里的情况上奏皇上而已。防洪还是全靠王光裕。两行人一起走上大坝，靳辅看了看天上云层中露出来的阳光，心情不错，“光裕兄，你运气不错嘛，天放晴了。看来，你的大堤算是熬过这场大雨了！”

王光裕仍提不起精神，“哪里，紫垣兄，你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这里的雨是停了，上游不一定也停了。即使上游也停了，这场大雨连下了数日，上游的洪峰并没有全部通过这里的堤岸。”

靳辅叮嘱王光裕，此事可开不得玩笑，皇上可是有口谕，说是保不住黄河大堤，让他提头来见。见王光裕只是摇头，心里明白眼前的河道总督也无能为力，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站在堤岸上望着滚滚的黄水，回头看了看自己身边跟随的官员，王光裕叹息了一声。“紫垣兄，你是亲眼看到了，他们三个都是三品道员，要是在您的治下，现在不少人正在饮酒作乐呢吧？”

靳辅有些不快，“你这是什么话？你是说我们地方官员都是拿着朝廷的俸禄，尸位素餐？”

“紫垣兄言重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再恪尽职守，也比不得河道官员辛苦。你看看他们，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你看看他们的脸，看看他们的手！简直就像个农夫！可是，黄河不出事，谁也想不起我们来。真要是出了事，就提头来见！紫垣兄，你说这公平吗？”王光裕越说越激动，声音也高了起来。

靳辅的目光从奔腾的黄河转向了王光裕的部下，他仔细地看着他们每一个人，心想着王光裕说得对啊，这些河道官员现在哪还有做官的样子啊，分明就是干活儿的苦力。他神情也激动了，“光裕兄，我要是不亲自到河堤上来看一看，还真不知道你们是这般的艰难！你放心，皇上不是让我靳辅来督促河工吗？你们只管尽力守住大堤，万一有个不测，我就是拼上头上的亮红顶子，也要在皇上面前替你们说句公道话！”

王光裕眼睛里泪光闪闪，一把抓住靳辅的手，“紫垣兄，有你这句话，我王光裕就是死也心安了！”他腿一弯，跪在地上。

靳辅还没反应过来，三个道员也跪了下来，“靳大人，谢谢你了！”

靳辅拉起王光裕，“哎呀呀，这是干什么？光裕兄，说起来，你还比靳辅我官大一品呢！这可是千万使不得！”他搀扶起了王光裕，“我看这样吧。皇上下旨，让江浙和安徽两省增派治河银子，我得把这事赶紧办好，再从沿黄河各州县给你加派两千民夫。帮助你守堤。”

“那太好了。这两千人对我来说可是及时雨呀！”

“啊？你现在还需要雨？”

王光裕怔了一下，拍拍前额说：“啊，不要雨不要雨！我要的是救兵，救兵！”

靳辅哈哈大笑，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许多。王光裕心里也宽松了许多。

靳辅继续在堤上巡视，王光裕说的情况让他不敢有丝毫大意，但见天已经放晴，就准备回去了。他刚到拐弯处下堤的路口，就看见了正在注视着河水的陈潢。

“是安徽巡抚靳大人吗？”年轻书生见靳辅要下堤离开，先发了话。

“是我。”靳辅停了下来，“你是何许人？”

陈潢一拱手，“我是何许人并不重要。学生有一件关系数百万百姓生死要事相求。”

“噢？有这么严重？”

“眼下最要紧的是让岸左的百姓马上疏散。否则洪水一到，这里立即要变成一片泽国了。”

“你是说这里的大堤一定会决口吗？”

“岂止这里！从河南到山东我一路都考察过了。以今年这五十年一遇的洪水冲击这年久失修的河堤，至少有二十处要溃决！”陈潢看着靳辅，希望自己的话能引起他的重视。

靳辅随口说了一句，“有这么严重？”

陈潢上前一步，“不止如此。黄水势将灌入淮河，像洪泽湖的高家堰还有千家岗一带也将不保。”他又掏出了那张纸，“这是我记下来的将要决口的坝段，请中丞大人赶快提前防范。”

靳辅身边的武师爷早烦了，“哎！小子呃，你呀，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吧！在这白话什么你！”

靳辅对武师爷挥了一下手，问陈潢道，“这些话你对河道总督王大人说过了吗？他是什么看法？”

“说过了，他说他的麻烦够多的了，让我走人。”

武师爷笑了，“我看你也是，就别跟着添乱了！”

“靳大人，我知道你是个清官。但清官不一定是能吏。你不想为这一方的百姓做点儿什么？”陈潢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建议能否得到靳辅大人的重视。那是生命攸关的大事。然而他再一次失望了。

“我说小伙子，看样子你是个读书人。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读读圣人的书，考取个功名，好为国家效力呢？”靳辅转了话题。

“可惜呀！”陈潢叹了一口气。

“可惜什么？”靳辅不明白眼前的书生到底想说什么。陈潢盯住了他：“你是个庸官！”说罢转身就走。武师爷上前就拦，“大人！把这小子带回衙门，打他一顿板子，看他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算了吧。”靳辅一笑置之下了堤。他只认为自己碰见了一个狂妄的书生。

师爷不甘心地冲陈潢的背影喊着，“哎！小子呢！你不是说这里要决口子吗？你怎么还不跑得远远的？你是不是想喂王八呀？”护兵们大笑起来。靳辅也忍俊不禁地笑了笑。

留给他们的是年轻书生疾走的背影。

陈潢决定自己去村中说服动员村民们撤离。

华北平原的一个村子。

大雨过后，一座座农舍紧闭的房门打开了，各家各户走出看天气的人，天是晴了，但雨后的积水仍然从农舍的屋檐下滴答滴答地落着，打在黄土阶上。在家里关了好几天的小孩子兴奋地跑出家门，在积水的禾场上打着水仗，天真的根本不解大人們的忧愁。

村庄里已经积满了水，不分沟渠地南流北淌着，到了晚上人们甚至可以在菜地汪着的水中看到荡漾的月亮；最可怕的是那些浸泡在水里的民房了，有年久的根基已经动摇，风一刮马上就要倒的样子。村民们脸上布满愁苦和恐惧。

陈潢从黄河大堤上下来后，就跑进了这个村子，经人指点他来到了一个大宅院，院的主人德高望重，陈潢想借用院主人的力量说服村民们

离开。陈潢进来时，院子里正挤着一堆村民。

院主人是一老者，陈潢来到老者面前，一揖到地，急切而诚恳地说：“老人家，您在村里德高望重，乡亲们都听您的，快组织大伙儿撤到高处安全地带，黄河大堤怕是保不住了！”

老者脸色刷地白了，“黄河决口了？”

“还没有，等开了口子，再撤就晚了！”

老者紧张的神情稍缓和了些，“这么说黄河大堤还安在？”

陈潢急切地告诉老者，自己一路沿黄河走来，几天大雨连绵不断，河水猛涨，上游日升四五寸，下游更是每日涨出五尺有余，看这水势，就算是出一天两天太阳，黄河大堤怕还是挺不过几日了。“老人家，水火无情，快组织大伙儿疏散吧！”

院里的村民们立时炸了窝。“要是黄河大堤真决口子了，官府为何不组织疏散？”“是啊，官府为何不来人？”

一个村民烦躁地冲陈潢说，“别在这儿蛊惑人心了，我们够烦了，去去去！去考察你的黄河去吧！”

“乡亲们，听我说一句吧！快携带家眷逃命去吧！”陈潢几乎在恳求，他更加气愤当官的，是啊，他们为什么不下令转移呢，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我们不走，这房子、地又搬不动！”“还有牛羊猪马，你有本事帮我们搬走吗？”那个村民又顶了陈潢一通，几个女人也随声附和着。

陈潢黯然地摇了摇头。他知道房子、地都是村民的命根子，没有了这些，他们还怎么生活？

“我们不走，要是房子、地都没了，还活着干啥？”果然，一个女人的话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村民们乱七八糟地哄哄着，一副副舍命不舍财的样子让陈潢急得都快要哭了，“乡亲们，命将不保，为何还顾念这些个东西呀？”

这时那个老者拍了拍陈潢的肩膀，“后生，乡亲们都愿意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就让他们守着吧，人各有命，富贵在天。我们一介草民，就是这个命，让大水冲走了喂鱼也好，你快走吧！日后，考取个功名，把这条黄河治好了，别让它动不动就为患百姓。”

陈潢看着语重心长的老者，再看看决不肯离开故土一步的村民，心一横，手一拱：“老人家，乡亲们，自重了！”话未说完，人已经离开了院子。

陈潢知道黄河的汛期还没过去，决口是必然的，怎样才能尽可能地保住人们的性命呢？看来得自己想办法了。

康熙担心王光裕是否能抵得住这场大雨，安徽巡抚靳辅靳紫垣是否尽职，尽管河南、安徽和江浙三省黄河沿岸各州府，接连三日天气晴朗的消息也送到了皇上手边，但康熙并不乐观，他知道虽然河南、安徽、江南三省不下雨了，但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并不如此。现在说安全度过汛期，还为时尚早！于是又下了一道圣旨：黄河汛情一日一报，要改为一日三报！六百里加急，随时报呈。

皇上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靳辅也深知黄河事态严重，他和一些官员们正研究黄河抢险的事。

“今天把各位召集来，只为了一件事——说说各州县加收捐税以充作防洪费用的情形。在这里我要表彰一个人，他就是合肥县知县唐敏唐大人！这次，他在安徽各州县之中，为朝廷上缴的银两是力拔头筹，足足有五十万两！不过在这里我也要请教一位大人，他就是怀远知县于成龙。”靳辅扫了一眼在座的人。

于成龙站起来，“不敢！中丞大人有事只管垂问。”

“敢问于大人，朝廷给贵县下的指令，是增加多少捐税？”

“十万两。”

“贵县上缴了多少银两？”

“三万两。”

“三万两？我没听错吧？”

“没有。是三万两！”

12.

“于大人，这我就不明白了。现在，三藩作乱，烽烟四起，朝廷平叛，国库空虚，治河急需银子，安徽作为后方，并无兵燹之祸，而且是黄河最容易泛滥的地区，多捐一些银两，支持防洪不是理所应当？各州县都在努力聚敛，全都如期如数交割了。有的州县，如唐敏唐大人，还超出指令的一倍！你就拿三万两银子对付朝廷，难道就不脸红吗？”

“不，下官坦然得很。唐敏所在的合肥县，是鱼米之乡。下官治下的怀远，地处凤阳府，在黄淮之间，十年九涝。百姓穷困潦倒，许多人的口粮都不足以糊口，拿什么交付增加的捐税？中丞大人，您总不能让下官从百姓口中夺食吧？”